

死语言如何统治现代思想：学术拉丁的隐秘力量

原创 约翰老师 五宝爸约翰聊英语 2026年7月24日 17:55 新加坡



五宝爸约翰聊英语

持续输出英语家校共学翻转课堂全英全科K12体系，英语学习，AI知识创新的干货。

366篇原创内容

公众号

整个现代学术大厦，是建立在一门早已死亡的方言之上。这句判断听起来像个悖论，但任何一个曾翻过《自然》或《柳叶刀》的人，都在身体里经验过它。当你用 "commensurate" 代替 "equal"，当你用 "elucidate" 代替 "explain"，当你用 "circumvent" 而不是 "go around"——你其实不是在选一个“更高级”的词，你是在做一件更根本的事：你在从一个罗马元老或雅典智者那里借来一套眼力，用它把你要说的东西，从一团混沌的日常语感里，显影出来。

不是先有了那个精确的思想，然后等着你挑选一件华丽的外衣。是那些拉丁语素和希腊语素本身的构造，像一把极其苛刻的筛子，替你滤掉了日常语言里必然携带的模糊与多义，逼着你说出你没有它就说不出的话。这个现象，不能只从“真”的维度去理解——如果它只是一套精准的符号系统，它活不了这么久，也占不了这么多地盘。它必须同时是一桩美的现象：一种让一代代学者愿意反复进入其中、以使用这些词为荣、甚至为使用它们而承受孤独的诱惑。在这场持续了两千年的词根征服运动中，“真”与“美”从来不是两个各说各话的优点，它们是一对互相撕扯、又正因为互相撕扯才把对方推到极高处的矛盾共生体。一旦这个矛盾散了架——要么纯为美沦为空转的术语堆砌，要么纯为真沦为套一套毫无仪式感的编码——这套词根世界的根基，也就塌了。

一、词根不是词汇，是一套“先切割、再指认”的发生语法

普通人学高级词汇，背的是一个完整的词。但一个正在用拉丁词根写作的学者，脑中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。他不是从记忆库里取出一个现成的、封装好的高级单词，他是在实时地进行一次微观的发生的动作：把一个模糊的念头，按词根的预制件，拆解、重装、固定成一个可被学科共同体辨认的稳定形态。

这个操作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拉丁和希腊词根为所有进入这一套语言游戏的人，提供了一套极其有限的切割世界的刻刀。试想，“contain”这个词，日常语感里是一个很钝的动作——把某样东西装进某个容器。但一进入拉丁语素的层面，它就突然被拆成了一块块骨头：“con-”（共同、聚合）加上“tenere”（持、握）。字面上是“握在一起”。这把钝刀

一下子就变锋利了。当一位物理学家说“这个场把粒子contain住”，他不是再说有个桶装着粒子，他是在调动“con-”和“tenere”那一握的合力感，去指认一种在直觉上极难把握的、非接触式的约束关系。是那根拉丁骨，替他做出了日常英语的皮肉做不出来的那个姿势。

这带来了第一重也是最根本的“真”的保障：合一性，不是事后拼凑出来的，而是在词语的源头就被语法本身锁死的。一个由“ex-”（向外）+“ponere”（放置）构成的“expose”，其内部已经绑定了“把……置于外面”的整个情景骨架。这种内在逻辑的一致性，让一套学术话语很难出现严重的自相矛盾——因为如果你在推理中用了“expose”，你就不可能同时主张它暗示了某种“向内的收缩”。词根已经把逻辑的榫卯刻在了词语的骨头里，你只能顺着这个榫卯去搭建句子，否则句子自己就会断裂。

这种合一性，进而催生出了第二重更关键的“真”：**建造性**。我至今记得一位拉丁语老师说过的话：“在拉丁语里，造一个新词就像在森林里捡树枝。”拉丁词根是乐高积木，不是预制板。预制的房子，你不能动它的结构；但乐高积木让你可以搭任何东西。当一个全新的实验现象出现，你需要一个词去指认它。此时，一个只懂日常英语的人，只能干瞪眼；而一个受过词根训练的人，会本能地从工具箱里取出几件最趁手的元件，现场装配。几年前，《自然》期刊的一篇生物学论文需要描述一种全新的细胞死亡方式，与凋亡、坏死都不同。他们选了一个叫“**erebosis**”的词，借自希腊神话中通往冥界的黑暗之神厄瑞玻斯（**Erebos**）。这个词一出来，你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，就能感受到它指向一种幽暗的、向内的、彻底的崩解。它是全新的，可它又完全易懂——因为那根希腊骨已经给了你一条通向它核心含义的隧道。正是这种无限的装配能力，保证了这门两千年死去的语言，能持续地装下最二十一世纪的新事实，成为一颗能不断往上搭积木、永远不会封顶的地基。

二、洁净的诱惑：为什么我们会被冷僻的词吸引

但到这里，解释还只完成了一半。如果学术拉丁只有这个逻辑拼装层面的好处，它应该像计算机代码一样，没人反感，但也没人迷恋。可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。我们对这些词有一种隐秘的、几乎与性欲同构的迷恋。一个年轻学者第一次在论文里用上“**problematize**”（问题化）或“**interrogate**”（盘问）而没被审稿人删掉时，他感受到的是智力上的成年礼。这不是一个天真的心理现象，这就是这门方言最深的生存秘密。它的美，先于它的真，守住了它的入口。

而这层美的本质，是一种“**隔断**”之力。日常词汇是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长出来的，它们身上沾满了大地的泥。我拿起一个苹果，我说“**red**”，这个声音连着无数人的母亲、情人、毒药和童话。它的含混与丰富，恰恰是它的生命所在，却也是学术推理的梦魇。学

术拉丁词的希腊罗马骨，有一个最致命的诱惑，就是它近乎残忍地隔断了这一切尘世联想。“erythematous”这个词，就是用来描述“red”的一种皮肤病变。但你感受一下，说一个人的皮肤“red”，和“呈现erythematous形态”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？发生的是，那个活生生的人、那个染血的战场、那条红裙子的所有感性，被一把快刀利落地切除。你被迅速地、安全地、端端正正地放置在一种冷静、客观、纯智识的“看”的位置上。

这就是美里那条最危险的路径：统一性。这些词的美感，不是来自华丽的修辞，而是来自一种清教徒式的洁净。它让你感觉，用上这个词的那个瞬间，你自己也变得干净了——你的偏见、你的身体、你那乱糟糟的情绪，都暂时被挂在门外了。这种洁净感，会给使用者带来强烈的智力快感和道德优越感。你拿起“heuristic”（来自希腊语 *heuriskein*，发现），用它来解释一个思考方法，你立刻不从属于“trial-and-error”（试错）这个接地气但笨拙的短语所暗示的盲目感，你成了一个手里拿着“发现原则”的探索者。这种统一性，聚拢了一个学科共同体的认同感，让人愿意为了学会这套方言，付出巨大的时间代价——因为学会它，你不是获得了一项技能，你是成了另一种人。这一层的人心发生了位移，是任何纯粹从“传递信息更精确”的工具理性出发的解释，都碰不到的深渊。

三、当“真”被“美”绑架：一场内部的反噬

这也就把我们带到了矛盾最尖锐的那个点上。美的动力，也是腐败的源点。

当一种美主要来自于“隔断日常”的洁净感时，它就为虚伪埋下了一个完美的陷阱。学术写作里有着这个世界最冠冕堂皇的废话产业。有多少次，一个写作者之所以用“employ a multi-faceted methodology to interrogate the socio-cultural dynamics”，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复杂到了日常语言装不下，而是因为他骨子里知道，只要把“use several methods to study social change”翻译成前面那套，一种身份上的洁净感就会降临。思想的匮乏，被词的统一性给盖住了。它依然很美，但它不再真了。它失去了合一性，因为它的内在逻辑是断裂的——它所显影的，不是世界的一个新面向，而是作者自身的贫瘠。

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。最坏的情况是，当这种用“美”掩饰“真”的行为泛滥到一个学科容忍不了的程度时，整个学科对这整门方言之美的信任，就会轰然崩塌。那美的崩塌，不是它变丑了，而是它失去了让人愿意在场的活力。活力是美的最深层地基。当这些词从一个让人心向往之的陌生山洞，变成了一套人人可以租用的华丽制服，它就死了。你看见一个词，不再能感受到那个发明它或第一次正确使用它的人，当初从混沌里捉住一个结构时的心跳，你只看见一篇流水线论文的某个标准件。这种“活力”的丧失，正是当代学界对“晦涩术语”的剧烈反感的根本来源。那反感的不是难懂，而是没魂。一个没有灵魂在里头的词，越洁净，就越像一座停在殡仪馆里的蜡像——一应俱全，唯独不活。

“真”的崩塌始于内部自洽在功利性使用中被掏空；而“美”的崩塌，始于那个曾凝聚共同体的共同感官，在过度重复的、虚伪的表演中，彻底麻木。

四、唯一的活路：让词重新成为一个动作

那么，这门方言最后的力量，反而藏在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：它必须让使用者经验到“做”——也就是说，必须让人感觉你是在用它挖掘出某个东西，而不是在它覆盖住某个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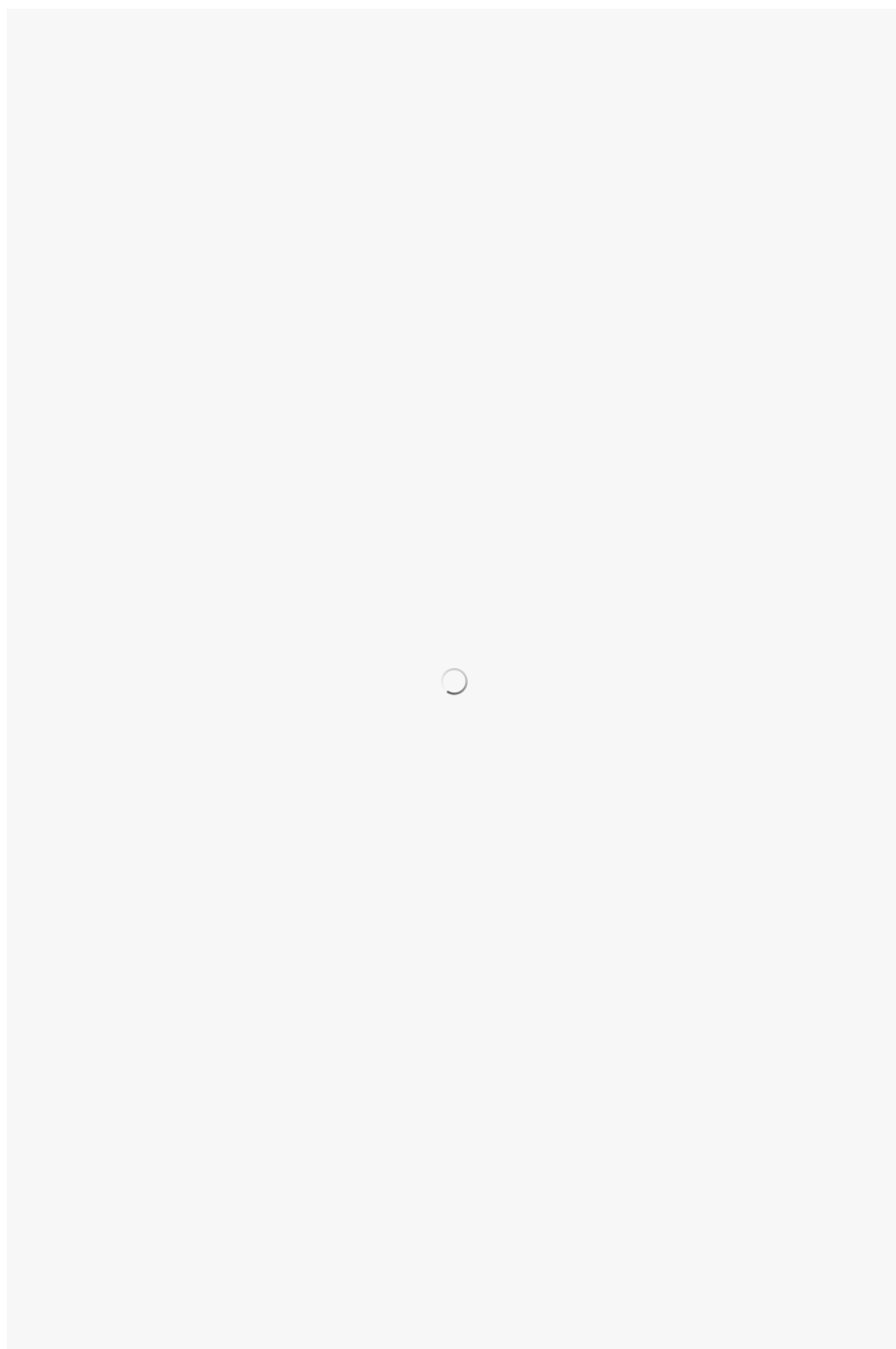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在这个条件下，真和美才能停止彼此腐蚀，转而彼此喂养。这就是**建造性**在最顶尖学者手里展现的真正魔力。他们不是把一个现成的日常意思翻译成拉丁语；他们是让自己手上那个活生生的、还未命名的困惑，去撞那一堆古老的词根。这一撞，撞出的不是一个新词，而是一条新的辨别线，一个新的思想物种。当年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·赖尔创造“范畴错误”（category mistake）时，他做的事情不是一个给旧思想贴金边。他是实实在在地看见了一种逻辑上的错位，这种错位模糊到日常语言无法指认，而他必须找到两根骨头——“category”（来自希腊语 agora，原本指公共集会中的指控、陈述）和“mistake”——把它们铆在一起，才箍住了那个四处乱窜的幽灵。读到“范畴错误”这个词时，你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学者的渊博，你感受到的是那一撞的动作、那一捉的精确。你通过“美”（这个词极度简洁、纯一、恰到好处）直接抵达了“真”（原来我一直被这种错误掐着脖子而说不出！）。一个完全的人造物，却拥有了自然的生机。这就是活力。这就是思想在语言中发生的那一瞬间。当且仅当它被这样使用时，美和真就合一了：词根的纯一性，服务于思想的建造性；思想的合一性，又通过词根的装配行为，被显影成一个可被共同体辨识、争论、传承的稳定形态。它甚至因而获得了最大的善：帮我们睁开被日常语言蒙蔽的眼，去晕，去看见那原本看不见的结构。

所以，终结处的话是：学术拉丁的命，不系在词根系统的精密上，也不系在它的古老和庄严上。它活得过明天，仅仅取决于明天还有没有那样的人——他们被自己的问题烧得夜不能寐，逼急了，不得已，把手伸向那堆千年老骨，不是为了装饰自己的论文，而是因为他们此刻需要的那个词，这世上，还没出生。

如果有一天，一个年轻学者用尽了一个朴素动词的全部力量后，依然感到那个他要说的东西在语言的网眼里漏了出去，于是他走向那本拉丁词根词典，这一走，不是为了让审稿人认同，而是因为不造那个新词，他的思想就缺一块骨头——如果这个时刻不再发生了，那时，你会在每一个勉强使用旧词的正文里，听见这门方言枯朽的回声。那时它就真的只是一门死语言了。

约翰老师简介：

约翰老师与导师合著的专著：



约翰老师导师王德生博士介绍：

📖 [从发现到发生：王德生博士的学术贡献与著作序列](#)

往期好文：

📖 [长途大巴突然翻红：不是时代倒退，而是普通人的钱包在重新投票](#)

📖 日本美学的真相：不是温柔，而是学会与消逝相处——从物哀、幽玄、侘寂，看一种文明如何把无常变成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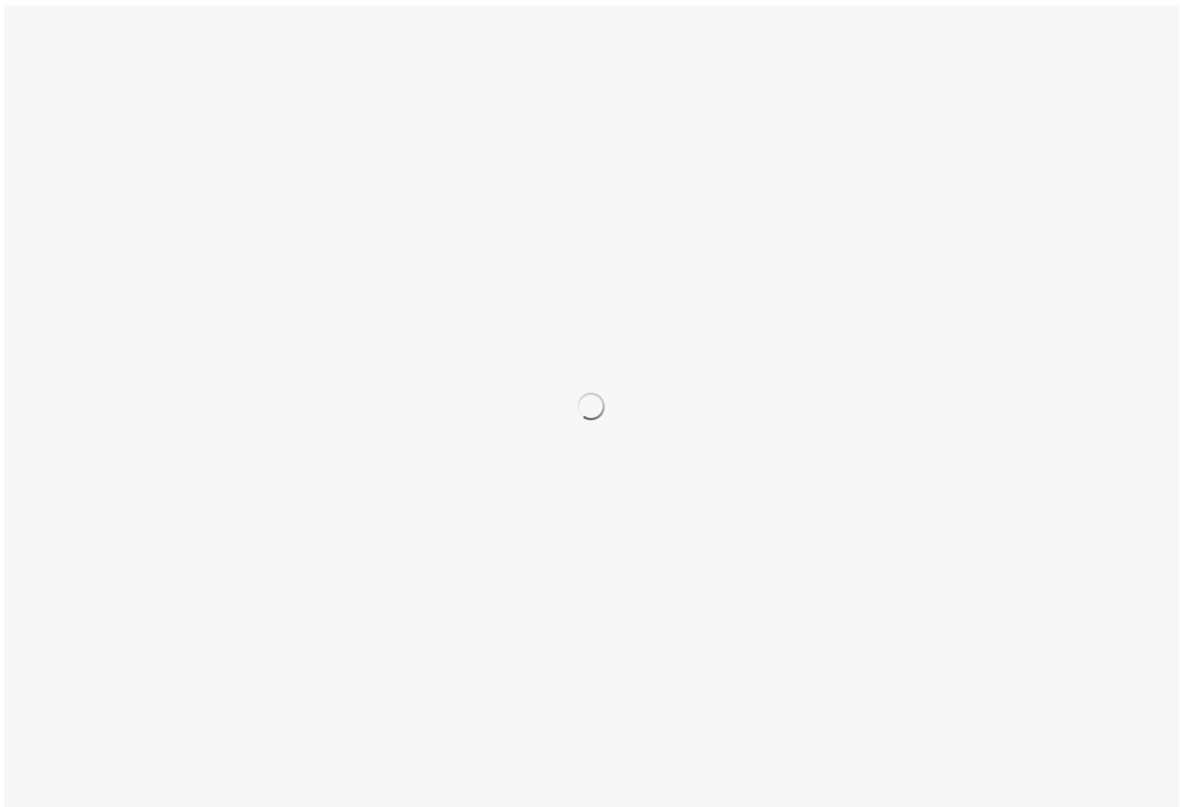
📖 好的语法教学，不是消灭错误，而是让孩子拥有组织复杂意义的自由

📖 英语高级词汇的秘密：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，撑起了半个学术英语世界

📖 不读圣经，英语不过是一堆词粒

最近约翰老师开发了小猪佩奇1-4季的教学课件，有需要参加团购的可以直接联系约翰老师。





📖 佩奇课件团购开始啦

凡是团购的学员，我都会赠送两次重磅课程：如何高效教学小猪佩奇体系以及如何升级这套课程体系。

感兴趣学员可以文章下面留言：**佩奇课件**，领取试看课件，我私信发您链接。